

台灣丹青武俠作品集

天嬌秋曉

上

丹青
出品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丹青武俠作品集

天
娇
秋
晓

(上)

青海人民出版社

天娇秋晓

丹青 著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卫东

印 刷:青海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21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2 月 第一版 2000 年 2 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7-225-01476-5/I·240

定 价:全套定价 38.80 元

内 容 介 绍

随着这再起的歌声，平静的武林，又大起恐慌，九大门派的高手，纷纷起追探，于是在这许多武林高手，日以继夜的暗察中，终于知道这缕歌声，发自这座破烂不堪的古刹里。

两年来，虽有不少武林顶尖高手，潜入古刹中，欲擒那歌声的主人，但却肉包子打狗，有去不回，从此消失音信，不再出现江湖。

目 录

第一章	灵山酒僧巫山女.....	(1)
第二章	同是江湖失意人	(39)
第三章	百密一疏祸当头	(77)
第四章	英雄惊见蛇美人.....	(115)
第五章	阴灵初惊天马行.....	(146)
第六章	义重云天二忠仆.....	(182)
第七章	铁笛麋音引龙蛇.....	(218)
第八章	古刹神僧梦初醒.....	(252)
第九章	五毒大阵困小侠.....	(283)

第一章 灵山酒僧巫山女

庐花度。

一个荒僻，穷苦的小渔村。

居民世代捕鱼为生，宁静安祥，数百年如一日。

然而，象突然受到了巨浪狂涛的冲击，使这个一向平静的小渔村出了岔头。

某日黄昏。

正是鱼火点点，归帆晚唱之时，一个满身血污，狼狈不堪的少年悄悄潜入庐花度。

诚朴憨厚的渔民，立刻把他同情的留了下来，赠衣送药问寒问暖，象家人亲友一般的照顾着他。

但这个不幸的少年，却给庐花度带来了厄运。

就在第三天的深夜，庐花度突然闹鬼。

鬼……在迷信的渔民来说，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无数手执哭丧棒，身着白衣，面色青灰，走起路来飘忽无声的“恶鬼”进入了庐花度。

这群恶鬼不停咽秋怪叫，口中上的渔民在惊骇欲绝之际，再被那白雾一喷，倒地气绝。

霎时之间，已有十几名渔民遇害而死。

庐花度顿时陷于了无边的恐怖之中，家家闭门闭户，祈神念佛。

但这群恶鬼并未因此离去，哭丧棒都是钢铁打造，一挥之下门窗立碎，墙倒屋塌，不论老弱妇孺，具都无一幸免。

器耗立刻惊动了重伤未痊的外地少年，他不须病弱的躯体，挣扎而起，奋身外出，迎上那群恶鬼。

所有渔民避之唯恐不及，这少年不但不避，反而迎了上来，自然是很意外之事，那群恶鬼都怔之一怔。

当先的三名恶鬼一阵周秋怪叫，各自吐出一团白雾，向那少年迎头盘顶，匝地卷去。

那少年虽然重伤未愈，但武功却是不弱，友臂一振，一股刚猛的掌风将喷到的白露尽皆打激，一同时右手一探，已由腰中拉出一把匕首的短剑。

三名恶鬼一身武功，手中哭丧棒都扬了起来。

忽然。

一个阴惊的声音杰杰叫道：“住手！”

原来这群恶鬼竟能口吐人言。

只有一个模样相同，却在左襟上绣着三个骨骸的老鬼一跃趋前，两道绿范闭乐的目光扫了那少年一眼，得意的叫道“娃娃，大约你就是冷君豪之子冷天星了”

那少年不答反问道：“你们又是阴灵教？”

声调冷冰得也足以使人发毛！

“算你猜对了，本座就是阴灵教幽冥堂堂主公孙厉！快说你是否是冷天星？”

“我并未否认。”

公孙厉得意的杰杰大叫道：“那好极了，本座总算抢先一步找到你了！”

鸡爪般的右手一扬道“拿来！”

冷天星咬牙冷笑道：“什么？”

“自然是去九重天的路线图！”

“没有”

“本座有办法叫你有！”

伸手朝后一挥道：“把那老婆拉来！”

只听一阵铁轮轧轧之声传了过来！“一两鹅卵粗细的铁栅囚车在七八名鬼魅般的阴灵教徒推下到了冷天星的面前。

囚车内坐着一个伤迹累累，头发灰白，容光惨淡的中年妇人，由她那府首曲身的情形看来，显然已经昏迷不醒。

冷天星一见之下，不由大惊失色，惨然大叫道：“娘……”

短剑寒光一闪，从身扑向囚车。

但七八名阴灵教徒早已备以手中的哭丧棒当在了囚车中昏迷不醒的中年妇人前后左右。

幽冥堂堂主公孙厉杰杰大笑道：“冷天星，你敢动一动，立时就叫她变成一堆肉泥！”

冷天星惜然却步，牙齿咬得格崩做响，两眼几呼要喷出火来，但却只好依言不动。

囚车内的妇人经过一阵颤动，忽然悠悠的醒了过来，只见她争开双眼，茫然顾射一周，颤声嘶叫道：“孩子，你……”

冷天星悲声叫道：“娘，孩儿不孝……”

中年妇人忽然强提了一口真气，咳目大叫道：“孩子，记住为娘的话，逃出他们的掌握，学成绝艺，枫江世家的兴衰，冷氏一门的血仇，都在你一人身上”

冷天所颤声道：“娘，但……”

“不要以我为念……”

运力挥掌，就朝自己天灵之上拍去”

阴灵教幽冥堂主公孙厉急声叫道：“小心，别让她自绝了！”

冷天星也嘶声叫道：“娘，你不能……”

但他们毕竟都晚了一步，那中年妇人手起掌落，但听怕的飞声轻啊，已然脑血迸裂，死于非命！

冷天星但觉心血急涌，眼前金星舌冒，一动几色。

悲动之中，只听幽冥堂主公孙厉大叫道：“别跑了这姓冷的娃儿，九重天的路线图一定是在他的身上！”

六个阴灵教徒同声一叫，哭丧棒论得呼呼作响，有如浪波溃堤一般，由四面八方涌了一上来。”

冷天虽等然恢资，短剑灾挥，但见镳级四击火星乱射在一阵乒乒乓乓的辨大响之中，七八支哭丧棒被逼了开来。

但阴灵救徒愈聚愈多，朝水一般此退彼进，腥露乱吐，哭丧倅狂舞，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

冷天星一面要挥掌避开四面喷到的腥雾，一面要格开密雨疾风般的哭丧棒，百招一过，立感不支。

他纳牙紧咬，默默诵念道：“娘！孩儿怕要辜负你老人家的期望了，若是孩儿不曾在寒目堡的手下受了严重的内伤，逃出阴灵教的掌握，也许并非难事，但现在……”

诵念之间，不由得吁一疏神，只觉右肩一疼，已被打中了一棒，登时半身发麻，一柄短剑几乎离手而飞。

同时，一股腥雾随之冲入中，那腥雾似的毒气甚重，冷天星顿觉血凝气勇，头重腿轻，一头倒于地下。

公孙厉仰天一阵杰杰大笑：“搜搜只要拔出九重天的路线图，就把这小子打成肉泥，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七八名阴灵徒暴叫一声，立时就要俯身动手。

忽然……

一串洪钟般哈哈大笑之声传过来道：“慢着！”

人随声落，一个红光满面，肥头大耳，手持铁棒丈的大和尚，已经到了众人面前。

只见他除了手中的铁棒丈沉重巨大之外，背后还有一个几乎于他身高相等的红漆葫芦，显得怪模怪样。

公孙厉急步超前，双手一拼道：“老法师宝刹何处，上下怎样称呼，是偶经此处，还是要存心插手于此事”

那古里古怪的老和尚又是哈哈 d 笑道：“你们谋财害命我和尚岂能不管”

伸手向横躺在地上的冷天星一指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把这孩儿交我带走，我和尚既往不究，以后遇上也不再提今天之事，”

公孙厉怒极反笑，道：“大和尚，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你可曾打听打听，阴灵教在江湖道上受过谁的欺，

老和尚暖的一笑道：“贵教主阴司无常史老儿来了吗？公孙厉怔了一怔道：“这点小事，敝教主还用不着亲自出马。

那老和尚颌首一笑道：“那么，贵教内三堂，外五堂，八大堂主都来了么？”

公孙厉大叫道：“没有：

老和尚平平淡淡的道：“你呢？在阴灵教算是什么玩艺？”

公孙厉气得面色青中泛紫，咬牙切齿的道：“本座现为阴灵教外五堂幽冥堂堂主，到场的阴灵教徒，都是本堂的属下”

老和尚喜的笑道：“这样说来，阴灵堂今天要注意要跟头栽到我和尚手上了！大约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我和尚还得真的报报名号！”

公孙厉冷笑道：“正要领教大名！”

那老和尚慢悠悠的道：“可曾听说过灵山酒僧？”

“灵山酒僧？”

公孙厉楞然叫道：“你就是灵山酒僧？”

灵山酒僧笑道：“你眼睛瞎了，没有看见我和尚的酒胡子”

说话之间，起身后的红滚葫芦，咕嘲嘲，一连灌了几大口酒去。

公孙厉面现惊忧之色，眉头一转，强笑道：“敝教主时常提及老法师大名，不看僧面看佛面，难到老禅师为了争这孩子而与敝教主伤了和气？”

灵山酒僧面色一沉道：“没有第二句讲，就算史老儿今天在场，我和尚也是非要不可了！”

公孙厉目光阴阴一转，忽然大叫道：“老秃驴，既是你自己甘心找死，就休怪本座心狠手辣了。”

怪叫一声，与所有的阴灵教徒一拥齐上，腥雾狂喷，乱棒齐下，欲图在一阵猛扑之下，对灵山酒僧击毙当场。

殊料这者和尚端的有两下子，只见大喝一声，周身勇起一层里气将腥雾尽皆隔绝在外同时，掸丈环扫，虎虎生风，出手之间，已有六七支丧门棒被震得了出去。

公孙厉怪叫连声，那些阴灵教徒也象着了魔一般，俞赴后继，悍不畏死，一波一波，猛扑不已。

灵山酒僧杀得兴起，突然猛提一口戾气，一股酒剑有如满天花雨，向四周喷了出去。

同时，只见他掸丈乱点，一个个火星飞了出去。

肉 原来他喷出的都是几口烈酒，鬼火即燃一眨眼之间，四周都是能够烈火，至少有十余名教徒被大火波及，一时发须都

焦，衣愿尽然，狂吼乱叫，声震四绣。

就在熊熊火光与杂乱刺耳两呼呼声中，灵山酒僧伸手抓起躺在地上的冷天星，身形鹤起，有如罗汉升天一般，三五个起落之中，立刻消失无踪。

冷天星虽然内伤发作，又被那股腥臭的毒雾喷得倒了下去，但神志并未全失，一切经过仍模模糊糊的记得一些大概。

等他完全清醒之时，置身于一座废寺之中，时间仍在清夜，除了微微的秋环之外，四周静得没有丝毫声息。

冷天星挣扎而起，向跌坐在一旁的灵山酒僧深深施了一礼道：“多谢老禅师相救之恩！”

灵山酒僧害喜一笑道：“老纳并非施恩不望报之人，单凭这一句话，不能使我和尚满意，”

冷天星怔了怔，道：“老禅师如有用得着晚辈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灵山酒僧笑道：“事情倒没有这样严重，那九重天的路线图你放到那里去了。

冷天星此刻才发现，自己衣纽尽开，冠履不整，显然已被灵山酒僧全身查了一遍。

他心头不禁泛起一股寒意，同时也有一种浓重的失望之感，他原认为灵山酒僧是一位方外高僧，料不到也是个唯利势图之辈。

当下冷冷的道：“老法师已经查过了，何必还要多问呢？”

灵山酒僧哼了一声道：“这样重要的东西，想必你不会带在身上，我只问你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冷天星强压着心头的怒火道：“老禅师硬要不信，也没有办法，在下确不知什么九重天的路线图！”

灵山酒僧冷冷一笑道：“我和尚有办法使你知道，可要先尝尝我和尚独门的分筋锁骨手法？还是点上五阴绝派的乐趣？”

蒲扇般的巨掌一体，就向冷天星腰间点去。

冷天星身受内外重伤，加上腥臭的毒露喷袭甫行清醒未久，那有反抗之力，当下两眼一闭，咬牙不语。

殊料当他五指即将触及冷天星腰间要穴之际，灵山酒僧忽然眉头一皱，咳了一声，迅快的又缩了回去。

冷天星心感奇异，不由睁目望去。

只见灵山酒僧右腕上有一缕细细的鲜血流出，似是被一种暗器所伤。

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义的事，以灵山酒僧的功力造诣来讲，有入伏于四周，不会不被发觉。

但他不但未曾发觉有人，而且连暗中之人所发的暗器都未能超过，这就显出了事情的不大寻常。

只见他瞪目咬牙，强扫四周一跟，沉声大喝道：“什么人戏弄佛爷？”

灵山酒僧心头暗忖：“此薛善地，速离为佳，当下双臂齐伸，就欲抓起冷天星，远离此处。

但就当他两臂一伸之际，只听他立刻又哎呀一声，迅映的将两臂又缩了回去，原来这次起逼与上次相同，双跪上又多了两个细小的血洞。

灵山酒憎咬得另齿格格有声，刹那间使地极感为难，他不能丢下冷天星求顾而去查暗中的强改，侮此刻冷天星却成了一个沾不得的东西，只要略一碰手，立时就有难以防御两暗器击中。

于是，他索性站立就地，手横弹丈，观定冷天星，心想“果有强敌到来，就先一拐把他打死，谁也别想沾得了好处！”

但他却情不自禁的俯首去检视顷间的伤迹。

只见那细小的伤口捞着一枚七公针万细的个筋，叫，光亮耀眼，有如一枚绣花针一般。

他不禁又惊又怒，暗运内功，将两腕间的三枚暗器尽都弹了出来，叮叮三声轻响，落于地上。

忽然！

只听一声辩腕的声音笑道：“和尚别怕，愚妹妹追风弩是没有毒的”

但感香风扑面，一红一黄两条人影已到废寺之中。

灵山酒憎横身拦在冷天星之前，沉声吼道：“可是你们暗算佛爷？”

原来那一红一黄两条人影是两名身着艳装的妙龄少女，两人当十七八岁年纪，具都生得杏眼桃腮，明眸白齿，够得上秀丽绝伦。

当先面入的红衣少女甜甜的一笑道：“大概不会是别人吧！怎样？”

灵山酒僧气得声如牛鸣的道：“怎样，这话应该我来问你，你们用意何在？”

随后而入的黄衣少女步前一步道：“小事一桩，把这人送给我们吧！”

躺在地上的冷天星心中倒不由一沉，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竟象财物一般的被人争夺起来

只听灵山酒僧大声冷笑道：“你们这是太岁爷头上动土老虎嘴旁拨毛，难倒你们不先打听打听佛爷是什么来头！”

那红衣少女唆一笑道：“早就打听清楚了，你不是灵山的酒和尚么？”

灵山酒僧怔一怔道：“既细佛爷之名：为何敢这般无理？”

红衣少女轻盈笑道：“你也曾打听过我们的来头么！”

灵山酒僧又怔了一怔道：“谅你们两个黄毛丫头，能有多大途业，你们倒不防说上一说？”

那黄衣少女柳眉一竖道：“贼和尚你吃了虎心豹子胆敢出口污骂我们妹妹，看打！”

但见她扬掌做势，相隔丈余距离，反手拍出两掌。

说也奇怪，只听啪啪两声轻响，灵山酒僧左右双颊立体各自突起了五条鲜红的血痕。

同时嘴角鼻孔之中有汨汨鲜血流了出来，显然这两计劈空

掌力拍得甚重，但怪的却是掌力无声无息，使灵山酒僧不但无从格拒反击，连想避闪也无法避闪，以至两掌具被拍实。

更怪的是略怒几乎将二女打成粉碎的灵山酒僧，却在这两掌拍击之下，把陵人的气焰尽都打散，目光顾只呆止的凝视着二女发配。

红衣少女格格一笑道：“现在知道我们妹妹的来历了么想必你总该听说过巫山二娇！”

灵山酒僧双目瞪得滚圆的道：“两位就是巫山二娇？”

红衣少女笑道：“我叫宫美。”

那黄衣少女立刻接道：“我叫宫玉如果那两掌打得你不服，不防比划上几招！”

灵山酒僧顿时象灭了气的皮球一般，垂头一叹道：“算我和尚交了霉运，老纳认栽了！”

宫五露齿一笑道：“大和尚，这样看起来，你倒是一个好人，谢谢你脏”

灵山酒僧却一言不发，垂头丧气的手拉弹丈，蹬出废寺而去，转眼之间已经走得没有了踪影。

宫美看了躺在地上的冷天星一眼，笑道：“这和尚倒好对付，两记耳光，三枚通风簪，就把他打发走了！”

宫玉皱眉道：“别再谈那和尚，且先看看他吧，只怕他已经死了！”

宫美淡淡的一笑道：“要死也是装死，其实，把咱们那“四灵